

口红

柳美里



口红

〔日〕柳美里 著 贾黎黎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口红/[日]柳美里著;贾黎黎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1.12

ISBN 978-7-5442-5603-2

I. ①口… II. ①柳…②贾…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5778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9-099

ROUGE

Copyright © 2001 by Miri YU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1 by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Miri YU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 /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口红

[日]柳美里 著

贾黎黎 译

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任国芳 张 苓

装帧设计 王晶华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张 7.5

字数 155千

版次 2011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2-5603-2

定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一只白粉蝶在都市的上空翩翩飞舞，灯光师圭追逐着它美丽却又飘忽的身影，只觉自己的心也随之飘忽不安起来。好像以前有人在拍摄中用白粉蝶做过道具。是谁呢？对了，是那位一贯喜欢用生物做道具的外冈先生啊。圭灵光一闪，忽然想了起来。听说，那次外冈足足动用了三百只蝴蝶，事先调好灯光，让模特摆好姿势，一切准备就绪后，一打暗号，数百只白粉蝶哗的一下全被放了出来。外冈事先想得周全，自然成功地用他的镜头捕捉到了这一切，但取得的效果只能说差强人意。照片上只有状如飞絮的模糊的一团，这跟他的预期可差得太远了。不过倒也有意外之喜，外冈凭他这一富有创意的尝试，在摄影界名声大噪。这种事情也真的只有外冈才做得出来，圭心想。

白粉蝶飞过圭的眼前，把他放飞了的思绪收了回来。这柔

弱的生物紧贴着圭所在公司的红砖墙，还在竭力尝试着飞高，但马上因气力不继而下坠，等到快要擦到地面了，又勉力飞起。圭一看这情形就明白这只蝴蝶已经命不久矣，顿时心生怜悯，但脚下却并不停驻。他硬生生将视线挪开，推开了摄影工作室的大门。正好有个男人从里面冲了出来，几乎跟他撞在一起。

圭不由轻呼一声，含混地说了句“对不起”，那男人却根本没有理会，自顾自打着手机。

“那后面有疏散楼梯，上去有个上了锁的铁栅栏，你从那儿翻过去，对，翻过去。从那里能走到七楼的七〇三室，你按那个门铃，对，使劲儿按。很可能不在，但你要不停地按，直到确信里面真的没有人在为止。听明白了没有？如果事后我发现她在，你就给我卷铺盖滚蛋，听明白了没有？确实没有人，再给我打电话！”

门马算得上一位深藏不露的高人，他要么就像精通腹语似的三缄其口，要么就是开了口身边的人也捉摸不透。现在他看似冷静从容，眼神却十分凌厉，好像整个大厅里的人和物都逃不过他的法眼。他目光如炬，视线所到之处好像都能擦起火花，而稍作停留的地方马上就会燃烧起来似的。在这样的注视下，人人自危，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好像一触即发。

门马是北原佑的经纪人，事实上这位高人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窘境。北原被选为克里斯蒂那公司的新产品——四色超级口红“西奈尔”的形象代言人，今天是拍摄广告和宣传海报的

日子。但是现在已经比预定时间晚了一个小时，她居然还没有露面。可怎么会呢？昨天拍完《周刊现代》的封面照、跟编辑们一起用过晚餐后，就把她送回了位于广尾的公寓呀，那时还不到十点。为了今天的拍摄，他特意为她排出八小时的睡眠时间，所以不可能是睡过头了。门马恨恨地想，等北原来了，一定要让她哭着跟所有在现场待命的工作人员道歉。他焦急地向玻璃窗外望去。街道被刚刚那场雨冲刷得干干净净，静悄悄的，一个人影都没有。他忍不住要叹气，却又硬生生咽了下去，转身回到了摄影工作室。

一进去就听见了外冈豪爽的笑声，他正坐在工作室一角的休息处。旁边坐着两个编辑模样的人，还有一个稍微有些发福的像是经纪人的中年女人，他们好像在谈凹版照片的问题，那中年女人不时露出迎合的微笑。气氛还好，门马稍微松了一口气，朝另一角的化妆间走去。

门马推门进去，视线刚好跟背对化妆镜坐着的伊势的目光撞到了一起，他忙不迭地将视线移开了。

伊势是克里斯蒂那的美术总监。他瞟了门马一眼，没有吭声，随手脱下身上那件唐纳·卡兰西装外套搭在椅子上，继续侧耳去听造型师峰抖搂她的身世。

“我啊，做造型师以前在一家装修公司做事。在那儿，我邂逅了现在同居的男友，唉，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啊。我跟他在一起，真是待多久都不会腻，而且我特别害怕跟他分开，好像一

分开自己就会死掉似的。所以，我就跟公司打电话说自己不舒服，不去上班，跟他天天地待在家里，后来呢，就被公司开除了。不过我真的一点都不后悔。因为之前的工资我存起来了，告诉你，还不少呢。所以我根本不在乎，还是跟他整天腻在一起，直到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你说人为什么恋爱了以后不吃不喝都行呢？真奇怪啊。”

伊势忍不住打了个哈欠，问：“峰小姐，你现在有多重啊？”

虽然他烦透了这个一味自我陶醉、无聊透顶的女人，却还是忍不住跟她搭讪。

“哎呀，伊势先生，你怎么这么讨厌，不知道不能问女孩子的体重和年龄吗？不过，还是告诉你好了，我过了三十岁后就胖了好多，比二十岁那会儿要重十三公斤呢。”

“现在多少？”

“六十三公斤。”

“呀，你这么胖吗？看不出来啊。”

伊势表面上还是温和地笑着，心里却恶毒地想，你胖到一百公斤以上才好呢。

“因为最近都没有运动嘛，我的腰上都长脂肪了。唉，可能也是到岁数了。”

“我腰上也长了不少脂肪，但我平时倒是经常做针灸和按摩。”

“我知道一个不错的医生，是研究东方医学的，特别乐于助人，医术高明就不必说了，关键是很有爱心。我都是多亏了他

才能每天都这么容光焕发的呢。”

可惜，峰的这番话伊势没听进去，他还正在看门马。每当门马想要起身出去，就会感觉到伊势冷冷的视线，这让他窘迫万分，动弹不得。伊势确实是对他十分不满，这经纪人是怎么当的？都过了一个多小时了，要等的人人影不见，做经纪人的居然还能处之泰然，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看样子，今天的拍摄工作很可能要被迫取消，必须得去跟后宫说一声了。想到这儿，伊势拿起西装外套，放在膝盖上，嘴里还不忘跟峰搭话。

“峰小姐，你这么痴迷，老谈这些鬼啊神啊发功啊什么的，就没有点别的吗？”

“哪有？我刚才说的医生跟鬼神可没什么关系。”

“那下次要是我扭伤了，就拜托你了。黄金周打算去哪儿？”

“我倒是想出去走走。但是最近太忙了。对了，黄金周我要去普吉岛为丰田广告的拍摄做造型。伊势先生，您呢？”

“我？工作吧。西奈尔的工作不上轨道哪能休息啊。回见。”伊势刚起身，门马也急忙跟了上去，两个人一起离开了化妆间。

“我想她很快就会来了。”门马望着伊势的背影，怯怯地说。

“几分钟以后？”伊势连头都不回，叫过助手矢岛来，问她后宫在什么地方。

“正在事务所跟人交涉能否延长时间。门马先生，老板在找您呢。”

矢岛一向称身为创意总监的后宫为“老板”。他们交谈时，

门马推门走了出去。伊势眼也不抬，又接着问矢岛：“我交代你买的工作手册，买了吗？”

“您交给我的事有没办好的吗？马上送到。”矢岛调皮地一伸舌头，也朝事务所方向走去。

里彩出门一看，早晨上班时下的雨已经停了，只剩灰色的云在空中飞快地流淌，手中的伞看来是派不上用场了。她干脆倒提伞柄，用伞尖时不时地戳着还没有干透的柏油路，大步流星地走起来。五月的微风穿过街道，裙摆纠缠在腿上，像有只手在温柔地触摸一样。里彩今天穿着一条半袖柠檬色连衣裙，外面罩一件白色开衫，脚下是一双苹果绿的浅口无带无扣皮鞋，非常清爽。她很喜欢自己今天的装扮。这条印度棉的裙子跟小学五年级时央求妈妈买的一条墨绿色裙子的质地一样，那条裙子出于喜爱她整整穿了十年，直到洗得都有些泛白了。

街道两旁栽着法国梧桐。到了夏天，想必会长成一片浓浓的绿荫，现在叶子还小，只是浅浅的绿，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微风过处，树枝轻颤，洒下珍珠般的雨滴来。忽然，里彩的心头涌起“五月到，五月来”这个句子。她记不得这是一句歌词，还是高中课本上的诗句，或者只是此时此景让她忽然有感而发。在这清新爽洁的五月，里彩感到有一股力量，像苏打水的气泡一样从身体深处迸发出来。

里彩今年春天刚刚从设计专修学校毕业，本来是不抱任何

希望地参加了克里斯蒂那的面试，没想到居然获得了录用。虽然里彩一再强调自己在克里斯蒂那并没有什么熟人，但学校负责就业的老师怎么都不肯相信。这还不算，她还如愿以偿地分到了宣传部制作科。进公司一个月以来，虽然没有接触到什么实际工作，但丝毫没有影响她的好心情。甚至当有人吩咐她去做一些杂事时，她都会不由自主地爽快答声“谢谢”，令听的人莫名其妙，又将她训斥一顿。她无所谓，淡淡地笑着。

今天派她去的地方是摄影工作室。说不定能看到拍摄的情形呢！里彩想着干脆小跑起来。阳光从云缝间露出笑脸，照在满是水珠的梧桐叶子上，反射出晶莹的光芒，里彩一不留神就念出了声：“五月来了！”

“拜托您了，请再等三十分钟。”门马看着后宫的眼睛说。

“可以啊，没问题。但是三十分钟后她不来呢？我担心的是这一点。矢岛，你问过外冈先生下面的时间安排吗？”后宫双手合抱在胸前，眼睛直盯着门马。

“外冈先生说最好安排在五点。因为接下来虽然没什么拍摄活动，但跟编辑约好了，要谈他摄影集的编排。”

矢岛十分了解，后宫在愤怒的时候说话异常冷静和平稳，今年四十二岁的她身为公司的创意总监，极具威严，甚至连宣传部长都要让她三分。公司里没有人怀疑她将在五年之内升任董事。现在克里斯蒂那所有畅销产品的策划活动她都有份参与，

要是少了她，宣传活动无疑会陷入瘫痪。

“是吗？那就要换到外冈摄影工作室了。好吧，门马先生，我们就再等三十分钟看看，要是三十分钟后她还来不来，您准备怎么处理呢？”后宫的嘴角浮起一个嘲讽的微笑，就在这时，门马的手机响了。

“不在？问我怎么办？你待在那儿，等北原回来。不管等上三天还是四天，你都给我站在门前等着！对，站着等！”门马为了避开后宫咄咄逼人的视线，干脆背过身去给经纪公司打电话。总经理不在，他只好告诉秘书说有非常紧急的事情，让她三十分钟后务必跟总经理取得联系。到了这会儿，门马几乎已经可以确定，北原今天是不会出现了。他转过身去，面对着后宫，说：“如果她最终还是没有来的话，我们负所有责任。当然，今天的费用也全部由我们公司负责。”

直到这时，广告代理吉田先生才开口说话：“费用的事是理所当然的。但这样就够了吗？那些不能用钱来计算的损失呢？”

“先停一下，这些话等三十分钟以后再谈。门马先生，看样子你没跟北原联系上，是吗？”后宫的手保养得很好，涂得很精致的金银色的甲油，指间还夹着一根薄荷烟。

“让人去接了，但她不在家。”

“她出了什么事吗？”后宫点燃了手中的烟。

“昨天晚上我亲自送她回家的，告别的时候，她还笑着跟我说‘明天加油’呢。”

“是这样啊。那我们还是先等等再说吧。吉田，你盯一下外冈，千万别让他发火。我到路易斯去喝杯咖啡。那三十分钟以后见。”

发型师日比野往烟灰缸里倒了些乌龙茶，把里面的烟给熄了，然后把摆在镜子前的化妆用品拿起来，逐一检查剩余数量。看样子，他已经准备离开了。

峰这时说：“唉，什么叶月里绪菜啦，宫泽理惠啦，这些做第三者的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最后肯定不是脱发，就是患上厌食症。”然后哧哧地笑了起来。

日比野听了心生反感，朝镜子里的峰瞪了一眼，反驳道：“不，叶月的事业至少还有十年二十年。”

“哎呀，不好意思。我忘了你们俩很熟这回事了。就是嘛，叶月、木村佳乃、米仓凉子这些明星的头发可不都是你做的？对了，这周《an·an》封面松隆子的发型好像也是你的手笔吧。”

“不，所有跟杂志有关的工作我都推掉了。”

“因为酬劳太低了，是吗？”峰望着日比野的眼睛，揣测着他的心思。

“也不是，我也接比这酬劳低或者信用差的工作。问题在于杂志的封面拍摄根本不重视发型和造型。就算你花一个小时去弄，出来的也不过是三厘米见方的一张大头照。那种照片，我看弄不弄头发都一样。”

“你是不是在帮池胁千鹤做造型啊？”

“其实，她青春逼人，根本没什么需要我弄的。化妆太浓，反而掩盖她的光彩。另外，我也不喜欢《an·an》用的那张泽木的照片。当然，也有人称赞那是好作品，可我觉得，她的个性完全被扼杀掉了。”

“天啊，你批评你们社长的作品，这样好吗？”峰瞪圆了双眼。日比野的这段话有料可爆啊。

日比野瞪了峰一眼，又接着说下去：“我认为从事化妆、造型工作的人的天职，就是将人的个性更突出地表现出来。”

峰也看出来了，用不了多久日比野就会离开泽木事务所。看样子，自己也必须好好想想将来了。到底是继续跟泽木干下去，还是跟日比野搞好关系，从他那里获得工作机会呢？其实这一行，说穿了靠的也是关系。现在看来，是日比野那边占了上风。不过，也许他有点讨厌我，要是这样的话，还是继续跟泽木事务所合作比较好。想到这儿，峰忽然觉得这小小的化妆间一下子变得闷热起来，于是脱下开衫，搁在了化妆台上。

她顺便往镜子里瞟了一眼，结果看到一张已经松弛的脸，连忙把视线移开，随口问道：“你知道我的口红是什么牌子吗？”

“娇韵诗。”日比野冷冷地撂下这句话，走出了化妆间。

圭心里还记挂着刚才那只垂死的白粉蝶，走了出去。忽然来到强烈的日光下，他一时适应不过来，甚至有些头晕。白粉蝶已经消失不见了。走到大街上，朦胧中觉得好像又有一只很

大的白粉蝶向自己飞过来，但理智告诉他这只是幻觉。圭眯起眼睛努力去看。一个穿着白色开衫的少女映入了他的眼帘，同时清脆的声音传来：“请问这里是 Arca 摄影工作室吗？”

“你找事务所吗？”

“我找 C 区的摄影工作室。”

圭指了指入口，领她过去。“找谁？”

“我是克里斯蒂那公司的，来给矢岛小姐送点东西。”

“她这会儿可能在摄影工作室里吧。”

圭觉得有点不对劲，可又说不出是什么。眼前的这个少女，说不上漂亮，也谈不上有个性，但他却能断定，无论什么人在路上碰到她，都会忍不住回头再看一眼。

里彩推开摄影工作室的门，走了进去。此时，日比野正坐在大厅的椅子上，一抬头看见了她，就问：“你是谁？”

“我是克里斯蒂那公司宣传科的，姓谷川。”里彩停下脚步，垂头回答说。

“等你办完了事，记得到化妆间来一趟，一定要来。知道吗？”

里彩轻轻推开门。里面的人个个等得心急火燎，听到有人进来，就像事先约好了似的，一齐朝她这个不速之客看过来。里彩还不习惯被这么多人同时行注目礼，有些瑟缩，一时停步不前。

“原来是谷川啊。”幸好矢岛适时走了过来，里彩连忙把那个咖啡色的信封递给她。矢岛打开信封，里面是伊势交代的工作手册。

“还需要我做点什么？”

“你就待在那边吧，一会儿有事我再找你。”

“有人让我去一趟化妆间。”

“谁？”

“一个不认识的人……”

“那好，你去吧。”矢岛看了看表，还有二十分钟。

里彩刚进化妆间，看到化妆镜中日比野的眼睛正望着自己，她连忙低下了头。

“你居然一点妆都没化，真是少见，来，坐。”日比野站起来，替她拉开椅子。等她坐好了，就开始仔细地打量这张映在镜中的脸庞。

“你那么讨厌化妆，居然还在化妆品公司工作。”日比野用手拂起她前额的头发，还不忘揶揄她。

“我并不是讨厌。而是……觉得我不适合，化了妆以后有点怪怪的。”

“谁说的，你化了妆肯定会很漂亮。我给你化化试试，用不了十分钟，稍候片刻。”

听到这儿，里彩想要起身离去，日比野微笑着把她按回座位。他手脚麻利地用橡皮筋把她前额的头发扎起来，在她的肩上搭一条毛巾，把化妆水倒在化妆棉上，先将脸和脖子上的汗水清理干净，之后依次涂上乳液和粉底。在他的妙手下，里彩小学

时撞到桌角上留下的疤痕以及痘印都奇迹般消失不见了。而后日比野回过身来，右手拿着化妆笔，就像画家打量画布一样，仔细地端详起镜中里彩的脸来。过了一会儿，如画家在调色板上调色般，他先把化妆品涂在自己的手背上看了看效果，再一点点涂抹在里彩脸上。

“你穿长袖不热吗？”此时的里彩如坐针毡，只好随便找一些话题。

“找我化妆的大约百分之九十都是女人，如果我穿短袖，化妆时就不可避免地会跟她们有身体上的接触。女人不是都讨厌汗水或者别人身上的气味吗？考虑到这一点……”

“就连夏天在户外拍摄时都穿长袖？”

这次，日比野没有回答，径自把睫毛夹伸到她眼前，问：“你自己会用吗？”

“以前读中学的时候借朋友的用过一次，结果把睫毛都给拽掉了。”想起以前的糗事，里彩不由得笑了起来。可日比野并没有笑。“身体稍微前倾。”他细心地用睫毛夹把里彩的睫毛夹得向上翘起，又说，“请看你的膝盖。”趁机为她迅速涂好了睫毛膏。不一会儿，日比野已经开始描唇线了。里彩不知道自己是继续闭着眼好呢，还是应该睁开眼。就在还犹豫不决的时候，口红画好了，电热卷发器的插头也插好了。于是，等到里彩睁开眼的时候，镜中出现的已是一张妆容精致的脸庞。她不由得一声惊呼，说不出来的惊讶。

日比野用令人眼花缭乱的手法固定好卷发器，之后根本不用摩丝、定型发胶一类的东西，先将头发向上梳拢，然后拿了点假发，用几个发夹固定好。里彩的头发看起来更有层次了。“请给我你的右手。”此时里彩对他是言听计从，伸出右手去。日比野迅速地涂上一层珍珠粉的护甲油，等它干了，又涂了一层橘色的。

在大厅里，后宫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用手机拨了一个号码。还有五分钟，可以肯定今天的拍摄计划泡汤了。

“是部长吗？我是后宫。看样子今天的拍摄只能取消了。对，北原爽约了。对，很抱歉。再过五分钟就宣布取消拍摄，然后我会跟广告代理商还有经纪公司商量一下。对，经费的问题由广告代理商来处理。北原是不能用了，我们要找新的形象代言人。对，有关细节我明天会向您汇报。”

后宫关上手机，又点了一根薄荷烟，心事重重地想，这算不算我工作上的一次重大失误呢？她呼出一口气，四周一片烟雾缭绕。秒针还在一格一格地动。她转念又想道，不，怎么会是我的错？最多会说我不应该选择北原而已，经纪公司管理不当的责任自有广告代理商去追究，管它呢。不过新产品的宣传工作刚上来就出现这样的意外，实在是让人不太愉快，到底是应该放弃北原，找一个比她更出色的形象代言人，还是原谅她今天的过错继续用她呢？就在这时，大厅的门开了，秋叶走了